



《中国奇谭2》收官 “奇谭宇宙” 进入发展新阶段

随着第九部短片《大贵人》在胡同烟火与父子温情中落下帷幕，由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与陈廖宇工作室联合出品的中式奇幻动画短片集《中国奇谭2》于近日收官。

自2023年首部作品播出以来，《中国奇谭》团队守正创新，不断拓展中式奇幻的边界。创作层面，系列作品植根于“中国动画学派”，积极探索系列化、多元化的内容孵化模式，持续拓宽中国动画的表达边界；产业层面，全链路开发与运营模式，稳步构建起覆盖短片集、电影长片、线上内容与线下衍生的完整IP生态，推动“奇谭宇宙”迈入IP长效发展新阶段。

拓展中式动画的边界

截至收官，《中国奇谭2》在某网站平台播放量突破7100万，追番人数近680万，弹幕总数近20万条。数据背后，首先是《中国奇谭》系列对“中国”与“奇谭”这两个核心元素的守正。

对于“守正”，创作团队坚持从传统文化中汲取养分，通过创造性转化，使古典元素在现代动画语言中焕发新生。如《如何成为三条龙》将国画的“皴法”精妙转化为视觉语法，并融入了杂技等非物质文化遗产元素；《耳中人》则在《聊斋志异》的框架下进行了富有想象力的扩充与创新……《中国奇谭2》的内核紧扣时代，使奇幻故事成为映照现实的精神寓言。如《今日动物园》以“动物园生存”隐喻个体的突围，折射出当代人对自我认同的探寻；而在《小雪》中，故事以医案记录为载体，层层剥开亲子关系的微妙边界，呈现理解与隔阂

的并存。

两个月来，《中国奇谭2》没有局限于第一部的风格与路径，用9个完全不同的故事，以上美影“不模仿别人，不重复自己”的创作勇气与精神，进行了一场更具实验性的艺术探索。在题材广度上，第二部进一步融合武侠科幻、家庭伦理、魔幻现实、神话改编等多种类型：《三郎》在苍凉大漠中注入科幻设定；《今日动物园》隐喻生存困境；《拜山》深入客家文化，探讨城市化进程中人与故乡的情感羁绊。在艺术形式与动画视听的实验上，第二部更是“百花齐放”：《小雪》中充满温度与肌理感的毛毡、《大鸟》的暗黑童话风格与诗意的抽象表达、《刑天》的三维技术与手绘质感的融合，以及《耳中人》沉浸式三层声音设计，均极大地丰富了中国动画的视听表达。

“奇谭宇宙”迈入新阶段

当《中国奇谭2》九部风格各异的短片共同编织出一幅中式奇幻的全景图时，该系列的影响力也在向更广阔的产业生态持续延展。

这种跨越首先体现在内容形态的拓展上。2025年，《中国奇谭》系列首部动画电影《浪浪山小妖怪》斩获17.19亿元票房，创下中国影史二维动画电影票房最高纪录，为“奇谭宇宙”的多元内容布局打下坚实基础。视听内容之外，IP的商业价值也在跨界联动中逐步获得市场验证。伊利携手《中国奇谭2》，围绕《如何成为三条龙》与《今日动物园》两部短片，打造既契合品牌调性又深入剧情肌理的营销案

例；而《中国奇谭2》系列毛绒玩具、文创、礼品等衍生品的热销，进一步拉近IP与观众的距离。

线下场景的拓展同样为IP注入新的生命力。今年1月，《中国奇谭》造梦奇境艺术展在上海首展。展览突破传统陈列，引入光影互动装置与展剧联动等沉浸式体验，通过“观看”到“体验”的转变，重塑观众与IP之间的情感链接。同时，《中国奇谭2》分别与河源文旅、北京文旅等联动，将动画中的奇幻场景导向为可触可感的旅行体验。“奇谭宇宙”正加速融入更广泛的文化消费场景，实现文化价值与多元业态的双向赋能与共生共赢。

据新民晚报



舞剧《垂虹别意·唐寅》—— “风流”人生 背后的苦难淬炼

提到唐寅唐伯虎，大多数人的第一印象是“风流才子”，少有人知的是，这风流背后，掩藏着怎样的坎坷人生。日前，由中国歌剧舞剧院与苏州湾大剧院联合出品的舞剧《垂虹别意·唐寅》在国家大剧院上演，完成了它在京城的首度亮相。这部作品以明代“江南第一才子”唐寅的传奇人生为叙事线索，将“别人笑我太疯癫，我笑他人看不穿”这句诗背后跌宕的生命体验，铺展于舞台之上，用舞蹈语汇勾画出一代江南才子的内心图景。

《垂虹别意·唐寅》将唐寅画作《垂虹别意图》中的“送别”意境，与个人际遇的流转及心境变迁融合。剧中的唐寅于风华正茂之年，接连遭遇至亲离世、科场蒙冤等命运的重击。消沉之际，幸得挚友文徵明的扶持与挚爱沈九娘的陪伴，他渐渐从困顿中振作，寄情诗画，终将苦难淬炼为艺术的锋芒。

纵观全剧，可圈可点之处颇多。叙事结构上，它从亲人离世、唐寅赶考起笔，最终回到沈九娘故去的场景，形成情感与命运的闭环。剧中那把折扇，既是唐寅与沈九娘的信物，也象征着他文学与绘画的成就，还贯穿于多个舞段之中，成为二人爱情的视觉注脚。文徵明与唐寅的友情舞段，则在配乐的起伏烘托下，几度让人热泪盈眶。全剧并不沉溺于悲情，

时有巧思点缀其间，有“虎落平阳被犬欺”的诙谐呈现，也有古代“围观群众”的幽默穿插，让观众在跌宕情节中也能会心一笑。

然而，若仅仅对这些细节逐一展开，终究只是窥一斑而未见全豹。《垂虹别意·唐寅》最值得称道的，并不在于某一舞段多么惊艳，某一场景多么催泪，而在于它所有的构成元素——舞蹈编排、音乐铺陈、剧情推进、舞美设计都彼此呼应、互相支撑，融汇成一个有机的整体，整场演出气韵贯通，浑然天成。观之，不由得让人想起中国歌剧舞剧院曾推出的《孔子》《李白》等经典舞剧，《垂虹别意·唐寅》再次彰显了国家级院团的深厚功底与审美风范。

近几年来，舞剧这一艺术品类迅速崛起，观众群体不断壮大，社交平台的兴起，更是在传播层面注入强劲动力。然而，繁荣之下也偶有“怪现状”发生：个别作品，似乎在为“出圈”而生。坐在台下，敏感的观众不难察觉，哪一个舞段是主创发力想要引爆社交媒体，哪一个造型是为了定格截图供人分享，哪一段返场是为了拍摄短视频而准备，甚至哪一段互动是为了制造话题而设计。平心而论，主创希望自己的作品有“出圈”瞬间无可厚非，但问题在于，当“出圈”成为创作的出发点，甚至凌驾于作品整体之上，便偏离了艺术的本心。

诚如中国文学批评传统所常论，一部作品，是有“佳句”还是有“佳章”，二者皆可称道。但倘若为造佳句而敷衍全篇，为追逐传播而割裂整体，便本末倒置。在这个意义上，《垂虹别意·唐寅》携带的清新气息让人欣喜，它不为制造爆款拼凑段落，而是以圆融的风格，让观众随着舞蹈，随着音乐，随着剧情，渐渐进入情绪的起伏，进入唐寅的生命，体悟他的轻狂、苦闷，以及他的起落和“重生”。

据北京晚报

